



四書輯疏

大學二

二

2796
30-3



門 01218
號 2796
卷 30-3



四書訓蒙輯疏卷之二

後學會津安聚著

此謂知本

程子曰衍文也

衍延面反亦作羨溢也餘也張泰嶽曰前面已有了此是錯誤重出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

室氏曰謂別有者明其別有成

文之闕非繫此句文字之闕也今按特獨也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

亡失也

簡編脫落也

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



問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

金仁山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格

物之義至程子始明其義散見於語錄朱子輯十七條於或問撮其要者以補傳文今按問問者也嘗曾也竊私也補補綴也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

在即物而窮其理也

盧未人曰是釋格致之義許白雲曰推極我之心知在窮

究事物之理只是一意但在我在物不同耳陳定宇曰即物如即事即景隨吾所接之事物也指南曰理以所當然與所以然說窮如適流窮源之窮朱子曰事事物物皆有其理事物可見而其理難知即事即物便要見得此理大學不曰窮理而謂之格物只是使人就實處窮究事事物物上有許多道理窮之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不可不盡也

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

盧未人曰

是推格致之由許白雲曰人心之靈云云是推知與理之原惟於理云云是言氣稟拘物欲蔽者不

可不致極蔡虛齋曰人心之靈二句雖平說然實以見乎人心所知者即物之理而物之理元無不具於人之一心也今按靈指神明不昧即人心本體言中村氏曰此知即所以別識萬物之理者也○惟於二句說人心本統萬物之理然於物理有所未窮故知識之量有所未盡也陳北溪曰若一事不理會則此心缺一事之理一物不理會則此心缺一物之理是以大學始教

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

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

盧未人曰是詳致知在格物之功陳定宇曰須看始

教字此是大學第一件工夫處○凡字所包甚廣中村氏曰已知之理謂既會得而記在心之理也或良知而此或漸習而知或小學而知不可以一而局之○此三句是雖就一物上說而窮衆物之理亦要皆如此李岱雲曰看來格物致知用力之次第工程先求之四端次求之父子孝之類次求之一切應接事物又次之禮樂詩書古今人物事變天地高厚鬼神幽顯又次之至於一草一

木亦當理會。雖程子亦有謂或先其易或先其難。各隨人淺深。然是各就一類中說。如四端中亦有易有難。又慈子孝中亦有易有難。未有舍其切近先務幽微曰吾或先其易或先其難也。今按已知之知字虛指心知之用也。陳定宇以至於用力之為莫不有知之知者。混撮言從之誤。

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
盧未人曰是著物格而后知至之驗。今按一旦一朝也。胡期僊云就覺悟之時對用力久言豁然開達貌。貫通或謂義理貫徹通曉者是。朱子曰亦須銖積寸累工夫到後自然貫通。○知至只是到脫然貫通處。雖未事事都知得。然理會得已極多。萬一有抽一件差異底事來也。都識得他破。只是貫通便不知底亦通。將去孫詒仲曰用力之久格物致知也。豁然貫通物格知至也。蒙引以用力之久為物格。豁然貫通為知至。非也。金仁山曰全體無不具者也。大用無不貫者也。陳北溪曰吾本然之體皆有以周徧昭晰本然之

用皆無所隔絕。今按眾物之物與上文即物及兩天下之物少異。上文物字只兼事言耳。眾物之物則格物之物。以事物之理言宜辨。又按表謂理之在外而者也。裏謂理之在內而者也。精微也。謂理之深遠難識者也。粗不精也。謂理之淺近易知者也。表固精粗裏亦有精粗且以孝言之。晨省昏定冬溫夏清之類。凡在外而係事為者。孝之表也。居致其敬養致其樂之類。凡在內而係心術者。孝之裏也。然在外而係深遠難識者。是表之精也。有淺近易知者。是表之粗也。在內而係亦然以仁言之。功用及物仁之表也。發用及人仁之裏也。然功用之中有深遠難識者。是表之精也。有淺近易知者。是表之粗也。發用亦然。祭虛齋謂凡所當然之則其中自具有表裏精粗而表裏精粗則各自有簡所。以然者只在推原而已。此說較正大而理自不可易。小註只管分配亦太零碎。非真體認者。此說最是。李氏禎却以為未看透者。何也。撮言引解集說表為總括裏為條目。未當

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盧未人曰總結格致之意。今按上此指眾物句。

下此指吾心句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惡好上字皆去聲謙讀為慊苦劫反○誠其意者自

脩之首也陳定宇曰誠意正心脩身皆自脩之事而誠意居其始故曰自脩之首朱子曰行之始

母者禁止之辭金仁山曰絕之而不取之謂也陸稼書曰不是傳者戒人之辭是誠意者自家

禁止這箇要有力量如曾之省如顏之克精里先生曰非禁人之辭則國讀如無字耳自欺云者

知為善以去上聲下同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吳孫右曰本

虛齋曰不曰知為善去惡而心曰知為善以去其惡者

見得非為善自為善去惡自去惡其實一事也或問平

說而此則輕重說者所以互相發也且或問亦是分貼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不得不然耳章句下文亦然朱子

曰且如為善自家也知得是合當為也勉強去做只是

心裏又有些便不消如此做也不妨底意思如不

為不善心裏也知得不當為而不為雖是不為然心

中又有些便為也不妨底意思此便是做九分九釐

九豪要為善只那一豪不要為底便是自欺便是意

不實矣胡雲峰曰自字與意字相應欺字與誠字相

反今按孫詒詒仲以胡說為非謬又按自欺自家心上

有所欺誑之謂金仁山謂購其本心之所知也不可

從又按去除也發發用也貫謙快也足也陳定宇曰

終始而言非但指初發也謙快也足也為快字說

不盡又添足字快而且足方是自謙虛未人曰如其

所求為快滿其所願為足今按自謙者實為善以去

惡而後自家心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

陳定宇曰地即處也此獨字指心所獨知而言非指

身所獨居而言陸稼書曰獨但是意之起頭處今按

周聘侯謂獨中有意不是呂晚村曰欺謙分界處其

心一念之發皆獨也言欲自脩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

其力而禁止其自欺胡雲峰曰自欺者誠之反自脩者不可如此使其惡

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

得之以自快足於己胡雲峰曰自謙者誠之反自脩者必欲如此不可徒

苟且以徇外而為聲去人也解毋自欺而自慊也快足於己以上正說不可徒苟

且以下反說蔡虛齋曰所以下箇皆字者蓋以學者

既知為善去惡之後其於惡者固在所決去矣而亦

或時有苟且為之而未決去者其於善者固在所

必得矣而亦或時有苟且安之而未能必得者故章

句不但言務決去而必得之而又必更著箇皆字也

胡斐才曰皆字盡字意今按務專力也決去決然除

去也求索也當以自快足於己謂求到自慊田地也

苟假也且畧詞徇自銜名行也徇外而為人謂自銜

半外而非為己也為善去惡其實一事也故陳

定字以苟且屬去惡徇外屬為善者不可從然其

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

謹之於此此指以審其幾平馬胡雲峰曰章句此章

朱子獲麟之筆也初本曰慊與不慊其幾甚微末乃

改之曰必慎之於此以審其幾焉中村氏曰朱子選

著九慎字皆作謹避孝宗諱精里先生曰之字指意

之實否○幾乃實否之萌也朱子曰幾者動之微虛

未人曰幾字不是獨獨之中有幾翼註曰欺不欺之

初分也今按審審察也兼擴充禁止之意幾者獨中

欺謙之端倪也吳因之謂幾字即意也

獨也李岱雲謂獨是幾之方萌者俱誤

註翼翼註曰毋自欺解誠意之本文如復以自慊數

語說毋自欺之態度而以謹獨結之朱子曰如好好

色如惡惡臭只此便是自慊是合下好惡時便是要

獨此是誠意緊要關頭指示人下手不可以獨混意以慎混誠也看註中然其實與不實句用然字轉不緊一氣說只是一意蓋自欺者反言之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正言之一反一正固無兩意此之謂者承言之也即此便謂之自慊亦無兩意汪摺九曰言字只指欲為善去惡的一念說故緊著好惡兩句言其好善惡惡必當如此也樂天齋翼註曰自慊二字以用功言不以成功言今按自慊本是成功然傳文之意則在令人求自慊也故云以用功言章句當字使字正是明此旨了呂晚村曰如惡臭如好好色好惡到此方盡有一分不如處便是一分自欺其中又有多少次第在朱子曰謹獨者誠意之助也○上云必慎獨者欲其自謙也又按孫詒仲疑此語甚妄孫詒仲曰慎有嚴善惡之意呂晚村曰獨只是意初發時人所不見處蓋意之誠直貫至事為顯現都是如好好色惡臭到必得決去方足而方其起念隱微之際一有不實便不能到必得決去田地故慎其獨○此獨字中只辨實不實不辨善惡辨善惡乃致知甲裏事又按呂說二條極是孫詒仲却以為謬何也

仇滄柱注武曹謂獨即意也又不可從又按雙峰謂於獨處致謹方是誠意雲峰謂獨字便是意字俱誤李岱雲曰只為善去惡之意有一毫不實便是惡了此間豈有中立之地故朱子亦以善惡言之然謂此時纔辨善惡則不可耳

小人間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間音閑厭鄭氏讀為贖雙峰曰贖字有黑暗遮閉正是暗晦意今按纂箋輯釋大成大全屬下有於簡反三字經傳通解集編黃氏曰抄通纂疏啓蒙無許白雲云陸氏有烏斬烏筆兩音說文歐咸反○間居今宜讀從烏斬反據此則似朱子本無音○獨處去聲處字輯釋大全為上聲纂箋獨也胡斐才為去聲今從之謂身所獨居之地也曰不見

君子時便是間居陳定宇曰獨處是身所獨居與上文已所獨知之獨不同陸稼書曰間居獨處也須活看特對下見人而言故曰獨處也厭然銷沮上閉藏之為不善不必專是一個獨為也

貌陳定宇曰四字形容小人見君子羞愧遮障之情狀許白雲曰銷沮出於無心閉藏却是用意大九為惡亦是此氣充此惡念行出此小人平時可謂張旺為是他已曉得惡不可為故見君子之專為善者一時漸愧前張旺之氣銷沮自不可留於是暫為善以閉藏不善鄭氏注閉藏貌朱子加銷沮字是閉藏之原若不銷沮則不肯閉藏也翼註曰消沮此言了自去閉藏不是平說今按消滅也沮止也

小人陰為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

陳定宇曰間居為陰見君子為陽○非不知及其秉彝之天不可泯沒者朱子曰為惡於隱微之中而詐善於顯明之地將虛假之善來蓋其實之惡今按不必兼格致之知又按不能實用其力不能禁止自欺力為善之

實也陸稼書專指慎獨似欠詳又按此段原傳者言外之意而章句別出爾次崖謂本文原無此意大謬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為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去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也

陳定宇曰無上一節毋自欺而必自謙之工夫則為惡詐善之流弊其極必將至此所以君子必先自慎其獨至此又重以小人為戒而尤必慎其獨也今按小人非不知善之當為然但不能實用其力則必至此君子雖為格致之功不能用力于自脩則恐或至此故重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也朱子曰君子之謹獨不待監此而後能然亦不敢不監此而加勉也

註翼 指南曰中二節總是形容獨之不可不慎胡斐是反說小人之事以致戒揚復所曰為不善是身所為之惡無所不至是把惡事件都做出來者其善正所以掩其不善也胡期僊曰遮蔽其惡莊飾其虛善重惡邊見肺肝看破其心緒也何益是無補揜著

之勞此總承上謂是曾子自言陶謹之曰人之視己二句實作君子見之則何益矣方接得緊又按周聘侯謂若謂小人自見得如此不是撮言從之誤吳孫右曰此謂字不拘引成語大成曰肺肝然句朱子曰誠於中形於外大學和惡字說此誠只是實字也蔡虛齋曰誠中形外之理本兼善惡但此所引之意則主惡者言汪武曹謂中即獨又以誠字兼善惡為非俱誤林次崖曰為不善無所不至此惡之誠於中也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惡之形於外也今按揜覆也人專指君子言是正意揜書說是推說肺金藏也肝木藏也誠中形外以人已言揜書兼心身亦推說慎獨與上總一般金仁山說不可從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吳孫右曰言引此以明上文獨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精里先生曰幽獨慎獨皆指人所不知而已所獨也知之地而言與閒居獨處也之獨不同蔡氏混幽

獨於獨處而以慎獨為不地言昏失之矣李岱雲曰幽獨之中善惡都不可掩豈小人之獨可畏而若子之獨反不可畏乎只就獨說而小人之惡之當戒愈可見矣際飛說似因語類而疑章句也浦星塵曰如此二字指十目十手言今按畏慎也言幽獨之中善惡纔萌便已昭然難揜豈不可畏慎之甚乎謂獨之不可不慎也兼君子小人包善惡而言

註翼 朱子曰此承上文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底意

此曾子平日之言不是引以證小人之不可揜蓋上論小人意甚輕故此節只是形容箇獨中森嚴光景見不可不慎也盧未人曰非為誠意而發因作傳而引言之故再提曾子曰張泰嶽曰莫說無人看見乃十目之所共見也莫說無人指摘乃十手之所共指也吳孫右曰指視二句要說明善惡不可揜之義若用如字意恐于其嚴乎之意反緩了蓋有意則分善惡有善惡則可指視我有可指可視即屬共指共視十目十手只形容指視之多不必拘泥○嚴字是稟稟森森之意要說得透胡斐才曰其字指獨今按嚴

酷也揚名時曰原有兩說一主自己之指視一主在
久之指視以上文觀之主在人在者是正說蓋此與中
庸自不同也朱奇生曰不是到後來方為人指視只
當下纔動念便不可捨便是指視交集之所並無兩
時兩境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胖步丹反○胖安舒也安寧也舒伸也四體雍容言

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陳定宇曰此借富潤

廣體胖乃申言之陳北山曰財積於中則屋潤於外

德積於中則身亦潤於外矣潤猶華澤也中村氏曰

屋有文采身有光輝即此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

德之潤身者然也不言意誠則善有於己而仰不愧俯

之態所謂潤身者是是也廣大不平狹蓋善之實於中

而形於外者如此盧未人曰德是善實於中潤身是

外誠意故又言此以結之胡斐才曰此字指必誠其

又字對首節言又言二字以見此節不過申言首節

之意也又按上兩節獨言慎獨不及誠意故此節提

誠其意所以總結上文而慎

獨不即誠意亦可以見矣

註翼指南曰末節著意誠之驗以結之誠意后尚

好惡則必有善而無惡故謂之德李氏曰時解謂上

節明獨中之可畏是戒人自欺此節明慎獨之有效

是勉人求謙兩節對看固不是即謂閒居節是小人

之惡誠於中形於外此節是君子之善誠於中形於

外板板對說亦非語氣蓋閒居節言小人之自欺則

必誠中形外故君子必重以爲戒而慎獨然誠能慎

獨則亦未嘗無自謙之效原是一串說來申明首節

之意故以必誠其意總結之蓋首節自欺自謙亦原

德工夫得到誠意已是實得於己故傳者纔下箇德字所謂過得此關方是君子未過此關仍是小人也然纔誠意不過異於前此之狹小苟促耳若謂心之全體無不正而身之所處無不中禮合度則猶未也饒氏抹却下二章工夫固不是即新安以生色見面蓋背形之亦未仔細孟子却是說充實而有光輝以後事蓋已兼正心修身而言之矣虛未人曰體胖正是潤身根心廣來言有德則心廣心廣故體胖所謂德潤也時文以心廣謂身潤于內體胖謂身潤于外便於註實中形外說不通翼註曰潤身且虛說體胖正潤身處先言心廣者身主于心也勿以心體俱作身廣胖俱作潤今按心廣體胖虛齋平說未人錄右串說串說者於章句而字為順可從呂晚村曰心廣體胖句非章意所重不過反覆形容一箇意誠景象耳廣胖只是氣象上看不是工夫效驗極頭實地陸稼書曰但言心廣體胖不言心正身脩分明尚有工夫在蓋誠意之君子心必寬平而未必退藏身必舒泰而未必周全中禮猶未許其正且脩也雙峰即作心正身脩看殊謬蒙引亦主雙峰說不可從顧涇陽曰意識而心廣體胖雖未完正脩之事然善誠於中形

於外自是正脩本領所由以正心修身者其要實在於此故君子必慎獨以誠其意也胡雲峰曰孟子說浩氣處與此章意合不自欺則自反而縮自欺則自反不縮厭然即是氣餒心廣體胖即是浩然之氣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子補其畧耳若饒氏之言則朱子補略正為蛇足矣不可從李氏曰雙峰謂心之正不修身之脩不脩判於意之誠不誠可也謂下二章不言所以治病之方已具於此章則不可註於下二章兩用察字而於正心章更著敬字存字何嘗無治病之方乎若渠說下二條目竟都間却矣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

室氏曰所引之經一以見誠意之功有待於致知一以見知至之後意可得而誠此二言者皆明誠意之本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於致知也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陳定宇

知不至則意不誠中村氏曰心體之明知也其
所發意也黃氏曰所未盡謂知未至今按用其
力就誠意較差苟且之苟然或已明而不謹
氏指誠意較差苟且之苟然或已明而不謹

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己有而無以為進德之基
陳定宇曰此言知至後又不可不誠其意黃氏
曰此字指誠意今按進德之基進益也德兼
誠正脩而言言知己至而不用誠意之功則其
所明之知不為己之真有而無為誠正脩之基
趾也誠意者不是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
家指誠意者不是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
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

而功不可闕如此云陳定宇曰始言致知終言
能誠意此序之不可亂既致知又不可不誠意
此功之不可闕序不可亂則不可躐等而進功
不可闕則不可半途而廢
今按序次序也功功夫也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
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
不得其正

忿弗粉反憶救值反好樂並去聲程子曰身有之身

當作心○忿懣怒也室氏曰忿懣本怒之甚者然傳

謂心有所喜怒哀懼則不得其正耳凡如此者當觀
上下文勢及本意之所在何如不當為拘泥字義而
不通也盧未人曰忿懣是怒心恐懼是怕心好樂是
喜心憂患是愁心今按怒之甚者是不當有故章句
以怒也解之而忿懣等串說又可見蓋是四者皆心
矣故饒說及先後輕重之說不可從

之用而人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陳定宇

一字乃朱子推廣傳文之意使學者有下手處耳陸
稼書曰章句察字與中庸之省察微不同中庸省察

專以慎獨言此察字沈以心之動言慎獨却在其外
 中村氏曰註有字對上無字說則未受病有而不察
 乃成病也今按用發用也一有若病處而去病之方包在
 字者非察省察也傳文特舉病處而去病之方包在
 其內而又意外乎察之一字也所謂則欲動情勝而
 推廣傳文之意者指此也下章亦然則欲動情勝而
 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所謂有所忿懣以
 行己失其正不苟心己失其正以之應事接物則豈
 不差錯是心之所以不可不正也欲是私欲也纔有
 則心失其正情七情也過而後心失其正故人心失
 其正或有由欲動者或有由情勝者傳文特舉一端
 而朱子推言之耳許白雲黃洵饒及蔡虛齋說不可
 從或不必之辭蓋益人之氣質不同故亦容有不須察
 而自無欲動情勝而失其正之病者故下一箇或字

註異

胡期僊曰在字作先字看朱子曰心纔繫於物
 便為所動所以繫於物者有三事未先有箇
 期待之心或事已應過又留在心下不能忘或正應
 事時意有偏重都是為物所繫縛便是有這箇物事

○忿懣等是心與物接時事親愛等是身與物接時
 事○四者人不能無只是不要他留而不去如所謂
 有所則是被他為主於內心反為他動也○有所憂
 患憂患是合當有若因此一事而常留在胸中便是
 有有所忿懣因人之有罪而撻之才撻了其心便平
 是不有若此心常又不平便是有恐懼好樂亦然揚
 豐之曰有字便是病所只襯貼之詞重發所字者謬
 甚羅整庵曰常有一物橫在胸中未免礙却正當道
 理精言曰不得猶失之也吳因之曰有所忿懣則就
 此有所時所忿己不當而此心不得其正了非必發
 於外而後不正也若說到外面去而曰不當怒而怒
 當怒而怒之過甚者便不是蓋此節論心雖在動時
 然只是論心不論外邊應迹不得混看況涉事物應
 迹一路却似此處說身不脩耳視不見云云有何著
 落陸稼書曰朱子謂所以繫於物者有三俱在動時
 看蒙引謂事未至而預期之即便是動最妙真西山
 盧玉溪俱以預期屬靜時說殊混今按期待偏重留
 在有於此皆謂之有所陳紫峯謂預期在有所之
 先凝滯在有所之後誤矣已偏重必留在而期待已
 期待必偏重而留在雖其勢常相因而主然期待是

箇事前之心偏重是箇應事之心留在是箇事後之心就心上言平說也非串說也馬君常曰須知格致誠正工夫到治平後原無歇手各章不過分析見意若云誠後猶有未正正後猶有未脩則如平天下章言辟而幾言拂而落豈齊治後光景乎汪武曹曰愚玩八章章句云人謂衆人又云常人之情乃知傳文特泛言衆人之常情如此非謂知至意誠心正身脩而後猶有此等也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有不甘則無以檢其身中村氏曰所謂不存者只是指心做主不定之時黃

氏曰檢束也李岱雲曰是就心之統攝乎身而言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

以直之室氏曰是以以下推明本文言外之意今按誠而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故以君子稱之朱子曰敬是常要此心在這裏直是直上直下無纖毫委曲今

按此字指心當檢身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時敬是動時之敬也

也蔡虛齋曰既無以檢其身則身不可得而脩矣檢字當不得脩字虛未人曰身有所檢故脩今按引

誤說

註翼方蛟峰曰上一節說有心者之病心不在焉一節說無心者之病上節說心不可有所偏主此

節說心不可無所存主不可有者私主也不可無者主宰之主也今按此節別提一意乃心不得其正之甚者本與上文不相蒙方氏說得之金山及蒙引存疑陳百史周聘侯說不可從陸稼書却以方說為不然者其誤亦由將此段承上段也撮言引解集說俱依其說不是孫詒仲非蒙存淺說則是而以心不在作靜時看却非蔡虛齋曰視聽之時也愛心在虛未人曰言馳逐於外不在裏面猶主人隨客出外不在家也心既不在則主宰已失無以管束此身故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此三句亦舉類以見其餘推之謂身不脩○視而不見或謂見其形不見其理下句放此此說似太深只是人不用心雖眼前底物恍惚未嘗看見對人說話心思別事聽得不甚分曉遇

飲食時心有所係全然不知其味此自是常情不必深說今按此味字與中庸喻理者不同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朱子曰到正心又怕於好上要偏去如水相

那時節已是淘去了濁十分清了又怕於清裡面有波浪動蕩處○正心是就心上說脩身是就應事接物上說那事不從心上做出來如脩身如絮矩都是心做得出但正心是萌芽上理會若脩身及絮矩等事却是各就地頭上理會張彥陵曰正心工夫雖兼動靜然此章蒙心之用上說來當重動察一邊而靜存之意暗含在內朱克升曰心既不存不正則身無主宰何以致其脩之之功乎精里先生曰條目傳後右傳幾章下單曰釋一曰若唯誠意以其前後無所起承故朱子有補略之說正心傳以下則皆曰釋二曰七章釋正心脩身唯論正心不及脩身工夫而其結有脩身在正其心一句八章釋脩身齊家唯論脩身不及齊家工夫而其結有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一句由此

觀之七章似所主在上目而帶說下目以示序不可亂功不可闕而已其實非釋二目之義至九章釋齊家治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則各舉二目功夫則七八章與九十章同曰釋二目而有不同者七八章下目雖似帶說其言如此而後可如此則未嘗不及下目事要之七八章釋二目者皆平看為是講家或謂釋二目者皆當重上而輕下果爾則遷而至十章無復平天下功夫也豈有斯大耶

耶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識則真無惡而實

有善矣所以能存此心以檢其身陳定宇曰此

心可得而正蓋其序之不可亂者今按意已誠則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故善皆為己有潤身之德是也或以務決去求必得便為真無惡而實有善者誤又按意誠則以下所謂承上章者其意如此是心與下文此心同俱指知覺之心不必謂

無惡有善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

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脩身也陳定宇曰此言

正其心乃其功之不可缺者今按正心傳文本

有兩意而朱子特舉存心者則就甚者言也定

字添一句可謂蛇足密察正心之事直內正心

之效無兩層意又按然或以下所謂起下章者

如此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為正正也是也伊川於平

言云爾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
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
焉之其所教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
天下鮮矣

辟讀為僻惡而之惡教好並去聲鮮上聲○人謂眾

人樂天齋翼註曰人是眾人然誠意正心之人亦在

其中天下鮮亦同今按此說汪武曹謂全失朱子

意未可曉李氏曰朱子謂大學最要兩章相接處好

看則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等正謂是所當親愛之人

偶親愛之偏不過官街差路乃胡雲峰因章句衆人

常人謂指泛常庸人一指君子故有偏病此却非也

章句益指大槩人情如此稼書謂正心以後猶難言

之故曰天下鮮此最得朱子之意陸稼書曰無論氣

質用事物欲細藏之人任情多差即或平日讀書窮

理講究得極分明及身上發出來便偏了平日正心

誠意操持得極謹嚴及身上發出來便偏了學問之

人往往與衆人一般雖病有輕重而同為一偏之

猶於也蔡虛齋曰之猶於也或者多以向字釋之又

故訓作辟猶偏也張彥陵曰辟字正從之字生來俱

著一錢曰上章四則故愛不知惡惡不知美所以
皆心之病但上四者只是自身裏事此五者却
施於人今按偏頗也勉齋以過不及言者恐誤五者
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唯其所向而不加

察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矣言親愛等五者皆人所不能無而隨

我所接之人各有當然之則而在他身上過固不可
不及亦不可若任其所向而不加省察焉則必失好
惡之平而陷於一偏見於事為者各失當然之則而
身必不脩矣當然之則就事為言陷於一偏猶是心
上病處失當然之則而後謂之身不脩中村氏曰五
者在人人字即所親愛等人非我也胡宜齋曰當然
之則即至善也五者本有至善無過不及一有所偏
則失之若能加察而不失其則焉是脩身之止至善
也陸稼書曰雙峰以章句七章八章之察字即誠意
章之謹獨似認麟士收之殊惑蓋謹獨是在念頭初
動處察此兩個察字是在身心上察翼註曰上章註
云云此章註云云察字最精益平時格物致知臨

時又省察一番陳定宇曰此章朱子亦以察字言之
興國本作察他本作審者非今按經傳通解作察陷
也高下

註翼 此節舉好惡之偏以言身不脩之由金仁山曰

章五者之辟皆曰之病皆曰有所是於心上失之也此
身齊家章所謂親愛畏敬以下說允接人皆如此不
特是一家之人否朱子曰固是盧未人曰允接人應
不專是處家偏僻今按依語類說言身與物接而家
人在其中者為是朱子曰之所親愛如父子當主於
愛然父有不義不可以不爭子有不肖亦不可不知
教之之所敬畏如君固當敬畏然若當正教責難也
只管敬畏不得賤惡固可惡或尚可教或有長處亦
當知之○有一般人上未至於可親愛下未至於可
賤惡只是所為也無其好處令人懶去接他是謂教
惰此教惰不是惡德○教惰者只是濶略過去○此
如明鏡之懸妍醜隨其來而應之不成就醜者至前亦
喚做妍者○教惰是輕賤惡是重既賤惡得如何却

不得教情然傳者猶戒其僻則須檢點不可有過當處○哀矜如有大姦方欲懲之被他哀鳴懇告又却寬之這便是哀矜之偏處陳北溪曰教情只是平人接之自令人簡慢又按饒氏謂似不必將教情做合當有底誤吳蘇右曰親愛等勿折看胡期僊曰親愛是相親而愛賤惡是輕賤而惡畏敬是尊畏而敬之哀矜是哀而矜之教情是簡慢于禮文不是宴安怠惰今按矜矜憐之矜李岱雲曰按之其所親愛賤惡等謂於其所當親愛賤惡之人偏病全在而辟焉與上章所字著於忿懷等者不同時解著力所字亦作有所之所者下又說而辟焉反多一層熊勿軒曰親愛畏敬哀矜指所愛之人言有此三等賤惡教情指所惡之人言有此二等偏於愛則不知其人之善上下文相照應如此李岱雲曰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兩知字只當察字看不過接物時偶不加察便涉於莫知耳中村氏曰其所親愛五其字屬我好而知其惡二其字屬人或其惡而非身與物接時事及謂去辟不外正心俱大謬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諺音彥碩叶韻時若反○諺俗語也世俗傳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為害而家之所以不齊

也言父之於子善惡易知而溺愛之深者子有惡而弗知農之於苗肥瘦易辨而貪得之甚者苗已碩而弗知偏之生於心而害於事者如此而家之所以不齊寔由於此溺沒也貪婪也厭飽也足也害妨也指好惡相反處趙格庵曰溺愛兩語狀出偏之所由生尤為親切蔡虛齋曰謂人之偏一至於此將何以齊其家而使一家之長幼內外各得其序而無不均之患哉看所以二字只是說他偏家不齊意在言外○偏之為害便在身不脩上去而家之所以不齊者正以身之不脩也吳孫右曰前章心不在焉註云身無不脩也是正說因下此謂脩身云云是正結也此節註云家之所以不齊也是反說因下此謂身不脩云云是反結也蓋預將兩末節結意連上註說故兩末節下皆不復註一字可見

註翼

蔡虛齋曰故字承上文可見此節只是申明上文之意不可另分為家不齊上文故好而知其

惡故字亦承上言豈可泥人莫知其子之惡一句遂以為說入家人乎陸稼書曰章句偏之為害一句較上節還深一層觀大全朱子謂上面許多偏病不除必至於此可見但未是家不齊只是身不齊耳雙峰玉溪以偏之為害屬家不齊而遂以故諺節為說家不齊固非淺說以家不齊在言外而謂偏之為害便是家不齊亦非吳棫右曰諺語二句不必分知惡知美只照註渾講為妙今按二句平說為是淺說以下句作喻言陽齋獨主上句皆非顧麟士曰穀之始生曰苗碩大也言苗之大也時文皆透用蕃熟滿家千倉萬箱等非是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註翼

陸稼書曰反結正結文法雖不同其實只一樣湯霍林曰因上文只說得身不脩並不曾說到

家上故此處收語便說身不脩何以齊其家幸岱雲曰按本文曰不可以齊則知上文未正說齊家只身

不脩不可
以齊之也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史氏曰誠意正心脩身三者折而言之則自當

有序合而驗之却不可以為截然不相入故日用之間念慮之萌動便須審其實與不實此屬誠意心與事應須審其正不正此屬正心身與物接審其辟與不辟此屬之脩身其工夫並行而不可偏廢有似於無二致其實則界限不相侵越而不可亂也虛未人曰通上三章言雖不一約之曰自欺曰有所曰而辟皆指切實病源所在故誠正修工夫摠是去一個實病今按此脩身與中庸脩身稍不同中庸則併誠意正心而言之此則析而言之前面已有誠正工夫故到此專說向接物待人去惕齋謂脩身工夫只言接人之辟者舉此以例其餘耳恐謬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就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

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弟去聲長上聲○身脩則家可教矣家無不可教者

則家不可得而教矣身既脩則家可教矣

也君子之所謂脩其身而教家人者孝弟慈而已矣

事君云云不曰國人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者而曰

道言矣下又云此所以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

曰此所謂家齊於上云云而曰此所以齊於上云

云分明是就君子身上說以見教所由成者皆原於

此陸稼書曰按註歸本脩身固是正旨但宜將身家

并作一件以對教國不應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

全重在身似上章話頭

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此字指孝弟慈而言君子之在

事長之道則順也所以使衆之道則惠也忠即孝也

順即弟也惠即慈也然則所以教國而治其國者

矣初無二道也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

弟慈為家國通用之理故能以是脩其身可以教家

人而齊其家則可以教國人而治其國也此所以家

先齊其家者為是之故也

註翼朱子曰上面說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此下便說

是說須是躬行方會化得人此一段只此兩截如此

盧未人曰傳王下章皆曰存獨此章曰必先或文法

更端未必別有主意不可深為之說○其家不可教

謂身不脩教不得家人猶言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

之類自家既教不得怎能教得人字指國人言家不

可教非是家不可教乃我不能脩身以教之也即家

言蓋治國平天下雖為天子諸侯之事然大學之教

於國猶曰成治於國治即教也必於忠順惠外別

說教國之事胡雲峰曰脩身以上皆是學之事齊家

治國方是教之事所以此章首括出教之一字陸稼書曰這一章釋齊家治國只不出家而成就於國一句便包盡一章之義下文皆是發明此句家離不得身故註必從身修說來九章內言家處皆兼身在內不出家不必如淺說作身不出家看只是不外乎此之意成教於國內有化之意有推之意家齊而後國自治此化之也家齊而後國可得而治此推之也總是不出家而成教於國章內皆兼化之推之二意不必如金山說某處是說化某處是說推孝者三句言處國不外處家之理是解所以不出家而成就於國之故林次崖曰孝者所以事君三句是解所以不國者何也蓋家國一道在家之孝即國之所以事君之忠也在家之弟即國之所以事長之順也在家之慈即國之所以使眾之惠也孝者所以事君君子孝以教家自能事君而教國人矣弟者所以事長君子弟以教家自能事長而教國人矣慈者所以使眾君子慈以教家自能使眾而教國人矣此所以不出家而成就於國合訂曰三者字指理不指人陸稼書曰孝弟慈事君事長使眾自萬曆以前先輩無有不主

蒙引存疑之說在君子一人身上看者顧麟士說約始將孝弟慈屬君子事君事長使眾屬國人又有謂上下截俱不著國人亦不著君子只空說理者數十年來學者淆惑不定近日仇滄柱力闢時解而從蒙言非慈愛也上安下之詞使猶待也眾兼臣民又按此節解顧麟士一說孫詒仲汪武曹周聘侯孫潛村鄧維千從之仇滄柱一說陸稼書從之呂晚村一說本淺說謂直當撇開君子小人李岱雲胡斐才陶謹之從之精里先生云首節仇滄柱得之次節李岱雲得之今於二家取長舍短是章之義始明他說紛紛不攻自破今從之蔡虛齋曰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此二句且慢說出家國一理下文孝者所以事君三句方說出蓋君子之所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正以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眾故也孝者所以事君三句只做一人說孝弟慈此人其事君事長使眾亦此人也孝弟慈以家中之事言事君事長使眾以國中之事言○言孝本家之所事親者然而國之所以事君者即在此矣弟本家之所事親者然而

國之所以事長者即在此矣慈本家之所所以字幼者
然而國之所所以使衆者即在此矣此之謂家國一理
也今按此節言未能齊家則未能治其國故君子先
脩身齊家而後不出乎齊家之道以治其國孝者所
以事君者也云云言君子之所以教家人而齊家者
即所以教國人而治國者而無二道也所以事君即
治國之孝也所以事長即治國之弟也所以使衆即
治國之慈也此三句不但究言治國之所以於齊
家併說出齊家治國工夫俱一箇孝弟慈也虛齋所
謂家國一理謂此也又按或問不曰事君之忠而曰
事君之孝不曰事長之順而曰事長之弟
可見事君事長使衆爲治國之孝弟慈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
子而后嫁者也

中去聲○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上
爲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又字對釋字陳定宇曰立

書只言慈幼章句乃總二者言之又按發舉慈以例
孝弟意字氏曰不曰孝弟慈曰立教之本者因上文
成教於國而言又按不假強爲不待勉強而爲之也
以人心之自然言識識認也在推廣之前端謂孝爲
事君之端弟爲事長之端慈爲使衆之端也推廣推
廣之事君事長使衆之上去也定宇玉溪虛齋彥陵
說才是推廣二字分明在本文如
字內虛齋稼書謂補言外意不是

註翼 朱子曰如保赤子一節只是說慈者所以使衆

赤子是慈如保赤子是使衆○孝弟二者雖入所固
有然守而不失者亦鮮唯有保赤子一事罕有失之
者故聖賢於此特發明夫入之所易曉者以示訓正
與孟子言見赤子入井之意同心誠求之者求赤
子之所欲也於民亦當求其有不能自達此是推其
慈幼之心以使衆也胡期僊曰保是參護張泰嶽曰
赤子是初生的小兒黃勉齋曰言但誠心求之則
自然得赤子之意不待勉強而後知之也陳北山曰
赤子有欲不能自言慈母獨得其所欲雖不中亦不
遠者愛出於誠彼已不隔以心求之不待學而後能

也孫潛村曰下文只云保赤不外於誠求而保民者之亦不外於誠求言外自得李岱雲曰德之問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不待推也朱子云不必言不待推及此節却又云在識其端而推廣之則又說推矣諸儒不明其意遂謂此節只重不假強為之意不重識其端而推廣之更有謂只是推廣孝弟慈之端非推之以事君事長使眾者予細玩或問語類皆不然虛齋謂本文如字意輕推廣意在言外是明將本文使眾一層截去了稼書又以此誠求之以下只釋康誥保赤子之意而不及使眾發明之亦大失集註或問之意矣今按汪武曹謂不必添出使眾一層亦非也又按此節蓋謂夫孝弟慈者可以教家人而齊家可復以教國人而治國也故康誥曰云云可見齊家治國本非有二道而且根諸人心之固有非難能事矣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債事一人定國

債音奮○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陳定宇曰機者弩牙矢之

發動所由譬仁讓之興其機由一家悖亂之作其債機由一人故總論云其機如此今按鈞絃者曰牙覆敗也覆反覆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蔡虛齋曰上

成於國之理此節所言者教成於國之效實跡也成於國之理此節所言者教成於國之效實跡也

註翼 吳棫石曰夫家國之理既原于一致而立教之成於國乎誠盡孝弟慈之道以教于家使一家之人皆懽然有恩以相親而仁矣則一國之觀仁于家者莫不興起而為仁焉盡孝弟慈之道以教于家使一家之人皆秩然有禮以相接而讓矣則一國之觀讓于家者莫不興起而為讓矣此正所謂不出家而成教于國者也向使一人在上貪而好利矣而背理而無仁讓之德則一國之人皆效尤而作亂亦無仁讓之風矣張泰嶽曰仁是以恩相親讓是以禮相敬陸稼書曰孝弟慈之藹然者謂之仁孝弟慈之秩然者謂之讓不必如雙峰饒氏以仁屬孝以讓屬弟以貪戾為仁之反亦不必如吳氏以父子以父慈子孝為仁之反兄弟恭為讓今按仁讓以一家言不必如陸稼書

兼事君等解又按一家就治國之人言或曰興仁讓
奮發與起於仁讓也非是謂興作仁讓之道矣翼註
曰貪是貪欲戾是背理總反仁讓勿分○一人貪戾
一家可知蔡虛齋曰作亂者又仁不讓之甚也○作
亂所謂悖逆爭鬪也胡期德曰如此兼神速不差二
意翼註曰一言當暗作有國者之言方與下文相配
○仁讓邊重貪戾邊輕債事邊輕定國邊重李岱雲
曰機謂發動所由以一家纔如此一國便如此國之
教成由於家也但有迅速意無遲緩意或問因人有
仁讓言家貪戾言人之疑而明其善必積而後成惡
雖小而可懼見仁讓之機固速而貪戾之機為尤速
也此最是本文中餘意亦不必太分別如下債事句
應作亂而曰一言定國句應與仁讓而亦未嘗不曰
一人則可見矣乃盧氏陳氏等不明大意誤解朱子
之說皆謂從善如登見其難為善不可無悠久之積
將其機如此句都說反了意非不善而非此處所重
也今按此謂以下傳者自釋上文之意也非引古語
來證上文也金氏盧氏說不可從陶謹之曰一國興
仁興讓則父子兄弟長幼各
止其所各循其分矣故曰定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
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後
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
人者未之有也

好去聲○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言因上節有

語即堯舜桀紂實之而以明一人之有善於己然後

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

己以及人所謂恕也朱子曰知得我是不要恁地想人

地三反五折便是推己及物呂晚村曰恕字只在政

治上看今按好善而有善故可責人之善惡惡而無不如是

則所令及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室氏曰喻猶

喻之喻言能曉吾意而無不順也

註翼 直胡斐才曰帥猶將帥以身為士卒倡從不但與

謂貪戾也許白雲曰其所令反其好而民不從一

句只就桀紂上說桀紂雖惡其出令亦未嘗不善只

是民不從而從其好朱子曰尋常人若有諸己又何

必求諸人無諸己又何必非諸人如孔子說躬自厚

而薄責於人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至於大學之說是

有天下國家者勢不可以不責他大抵治國者禁人

惡勸人善便是求諸人非諸人盧未人曰求責也非

罪也中村氏曰俱是令下之意蔡虛齋曰此數人字

皆指國言不兼家人○所藏乎身不怨謂其所存於

吾身者未有可推以及人則是所令反所好矣翼註

曰藏猶存李岱雲曰朱子謂忠直是實心直是忠實

不偽到應事接物也只是推這箇心去觀此則有諸

己無諸己有忠在裏面就求諸人非諸人也

在裏面所謂盡己之心為忠推己及人為恕者正以

推己及人之中皆要有盡己之忠以為之本也乃金

仁山陳新安皆以有諸己無諸己為盡己之忠以求

諸人非諸人為恕分忠恕貼人已豈求人非人時可

不盡心乎章句有善於己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

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

以為恕字總承之其實有而後責實無而後非則忠

為之本也所藏乎身不怨只是先不能有諸己無諸

己此身已無可推却把甚麼去推以及人便是所令

反所好不能喻諸人便是而民不從諸儒以藏乎身

當忠亦是恕外另添上一箇李氏曰按一家仁讓則

一國自然仁讓是感化之機如此君子知得這家國

故治國在齊其家

先自盡耳

認然上節註語教成於國之效一效字不知此但言

感應之效非謂治國不須政事也但意責重君子當

相通道理所以有而後求無而後非有推己及人之

事矣分明拈出令字來實實指政事上說時解只坐

當忠亦是恕外另添上一箇李氏曰按一家仁讓則

通結上文

李岱雲曰按朱子謂通結上文以於國

是一意此下便說其所教者如此又是一意不出

家而教成所謂家齊而后國治不齊家不能治國也

下更說其所以教者如此所謂家齊而后國可得而

治治國自有治國之事亦不單靠齊家也三者便是

教之目的是實實地把孝弟慈去教他一番非只自盡

於家他便感化但不躬行則不能化得人耳朱子分

明謂此一段只此兩截奈何人皆失之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

人而后可以教國人

天平聲蓁音臻○詩周南桃夭之篇夭夭少聲好貌

少嫩也蔡虛齋曰或以夭夭少好貌為指桃花非也

詩上章有云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則知桃只是桃身

也蓁蓁美盛貌興也朱子曰詩人因所見以起興

宜其室家也鄧雉子曰之子乘此時之子猶言是子

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胡期僊曰

為家女歸曰宜猶善也陶謹之曰情意

註異許白雲曰詩中本言女子能宜家傳引此以明

一步說矣陸稼書曰下句宜其家人蒙引存疑俱云

不復指女子言就治國者言極是然其口氣若曰治

國君子能治女子宜其家人而后可疑又謂孝於父母

友於兄弟和順於妻子是善其家人也則此句又

似不止屬夫婦尤覺難通精里先生曰按或問云首

云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亦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以御家邦之意也則能化之子之說為是翼註曰教

國人亦須影切正內意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小雅蓼蕭篇

註翼 林次崖曰宜兄者弟於兄宜弟者友于弟今按

其為弟者宜於其兄其為兄者宜於其弟也與前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

法之也

詩曹風鵙鳩篇忒差也

註翼 兩其字一為字俱屬一家之人陶謹之說誤儀

足法言治國君子能化其一家之父子兄弟而令足

為國人所取法也湯齊謬揚復所曰四國是國之四

方也精里先生曰一家之父子兄弟皆足法然後見

其家道之極美蔡說非是朱子答人問是章舉堯舜

周公事辨之者其不就一身言尤章章矣夫堯舜周

公之一身以為父以為子以為兄弟豈有欠闕不可

法者哉但其子其兄弟之未化故有常變之論耳李

氏曰一家仁則孝一家讓則弟一人貪戾為慈之反

己見穿鑿支離乃黃氏復以宜其家人為仁宜兄宜

弟為讓正四國為貪戾之反尤支離而無意味蓋讀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三引詩皆以咏嘆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

深長最宜潛玩

註翼 吳蘇右曰此所謂指三詩弗再惹孝弟慈須要得

歎使人感發玩味其旨于能齊家而后國可治之意

數在字與致知在格物在字又不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長上聲弟去聲倍與背同絜胡結反○老老所謂老

吾老也出孟子梁惠王篇朱子曰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室氏曰舉一以例其二也

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室氏曰感發者興起之前於心興起者感發之效於

行今按感發謂感動而發起也不必有意義也孤者幼而無

父之稱室氏曰蓋親屬中幼而無父者胡絜度待洛

也矩所以為方也朱子曰莊子所謂絜之百圍賈

曰以索圍物而知其大小度之義也真西山曰矩製方之器俗謂曲尺是也朱子曰絜矩之義乃少日開

之先友范公名如圭字伯達其說如此義理切當據分明先儒訓說皆未及也精里先生曰按朱子答江德功曰絜矩者度物而得其方也以下文求之可見今日度物以矩則當為矩絜乃得其義矣據此則諸家度之以矩之說皆失其義矣絜自絜矩自矩二字停均相合而成義以名乎天下之要道也其義蓋謂以己之心度物使天下均齊方正猶執為方之器而從事也世之訓絜矩者有云度而方之有云度而致其方為其說者以為矩之為義若孟子集註訓所以為方之器則規矩準繩之類言器也若訓以所指器而言特解有詳畧耳小學本註笏所以記事也足以証之且朱子若欲以矩字為方字則當曰矩方也不當下所以為三字其曰方之者做活字看亦不考朱書之失也今按矩本為製方而設故其形與尋常尺度不同是以匠之為方也必須矩而其度長短者不須矩也諸儒不之察所以有度之誤也絜自屬心矩自屬政猶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者也蓋有其心則徒法而不能以自行所以絜矩二字其政無其心則徒法而不能以自行所以絜矩二字

相合而為平天下之要道也。鄧雉千謂以我之心去
 度人是絜矩以絜矩與絜矩之道為兩層非以我之
 心去度人是絜非絜矩即絜矩之道非兩層語
 類矩者心也恐是未定之說輯釋大全收之者誤雙
 峰玉溪雲峰吳因之周聘侯王罕皆鄧雉千陶謹之
 據之非異註曰絜矩字是借字不是譬喻作文亦不
 可言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疾業於影響所謂家齊
 而國治也。陳定宇曰上行謂老老長長恤孤下效謂
 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章句接上章說下來今按效
 象也捷亟也捷於影響謂速于影響之應形聲也
 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
 陳定宇曰可見人同欲遂其孝弟慈之心便當平其
 政以處之朱子曰人心之同然我要恁地彼亦要恁
 地李氏曰此人心該己心與家國天下之心都在內
 今按此人心虛齋專以天下人心言之疎矣朱子曰
 不使一夫之不獲者無一夫不得此理也今按此理
 指孝弟慈言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遂孝弟慈之願

也定字以不得其所言之猶覺緩又按家齊國治正
 解本文老老三句見人心之所同補出以引起絜矩
 意而本文是以上見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
 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
 正而天下平矣。室氏曰推者用力轉移之意中村氏
 也蔡虛齋曰上下四旁均齊方正此數字只就絜矩
 二字之義言不以所借絜矩二字之意言也林次崖
 曰其正意便是彼我之間各得分願○這個孝弟慈
 通天下人都得而無不均之歎室氏曰四旁謂前後
 左右均齊無餘此欠也方正無彼出此入也中村
 氏曰上下四方六面也只是以正方正六面者形容絜
 矩以得平均之意其實君民尊卑豈可同其分哉但
 上下各得分願而無餘欠則亦不害以為平均如一
 矣今按因就天下之心既同故當就之推己之
 心以度物之心使各得分願也間以彼我相對言分
 位也願欲也
 以當理言

註翼

朱子曰先說上行下效到繫矩處是就政事上說若但興起其善心不使養其父母畜其妻子亦徒然耳如政煩賦重不得養其父母畜其妻子又安得遂其善心須是推己之心以及於彼仰足以事俯足以育方得此章再舉之者乃欲引起下文君子必章已言之矣此章再舉之者乃欲引起下文君子必須繫矩然後可以平天下之意不然則雖民化其上以興於善而天下終不免於不平也故此一章首尾皆以繫矩之意推之而未嘗復言躬行下化之說○是以前二字是結上文猶言君子為是之故所以有繫矩之道既德地了却須處置教他得所使之各有以遂其興起之心始得○能使人興起者聖人之教化也能遂其興起之心者聖人之政事也今按上老老三句雖以國言然其意實在天下亦猶上章堯舜帥天下以仁之例朱子云上行下效之意此章再舉之者乃欲引起下文云云語意可見或問云九天下之欲為孝弟不倍者皆得以自盡其心孝弟不倍就天下言章句彼同有此心而興起焉者興起二字亦就天只揭經文以見此章之說為平天下言耳非必有天

下之平本於國之治之意也蔡虛齋說誤胡期僊曰恤是憐恤中村氏曰不倍不相倍棄也今按謂不倍上所行者非吳孫右曰道字在政事上說指南曰道猶云道理也包有許大經綸在勿作方法看仇滄柱曰君子以位言有字是言當有此道非謂君子能有此道也今按猶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之有言君子平天下有所謂繫矩之道者也當有之意則在言外又按國與天下地有廣狹之不同而治之之道則非有二也故平天下固教化於天下說政事者前後之序政事故傳於國說教化於天下說政事者前後之序耳朱子云到此節次成了方用得蓋謂前章既說教化故於此說政事也非謂平天下而後須繫矩也然國小也故其為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者亦小也天下大也故其為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者亦大也猶大器固不有六面小器亦有六面也蔡虛齋云一國偏方亦當不有此繫矩二字呂晚村云上行下效興感之機只是家國關通親切天下又加潤速觀聽阻隔非身家之修齊驟能致應感之速此國與天下微分不同處所以必須繫矩之道皆非也

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惡於前母，以先後所惡於後母，以從前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母，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惡先並去聲。○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室氏曰：此因上文

文所言絜矩之道，而反覆之，以解其義也。今按註言絜矩之義，而不言絜矩之道，可見借一人之身，所交接天下之道，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
以上解借詞以一人所接者言，彼同有是心而興矣。長短以上下言廣狹以四旁言。

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

此是正意，以平天下，言陳定宇曰：有此絜

矩之道，以處之，則始焉與其起其孝弟所操者約而不倍之心者，今果得以遂其心矣。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
金仁山曰：已不施其人各得其所，欲則所及者廣矣。今按操把持也，自所施者言約，指絜矩二字，撮言引解集說為指矩字，非及旁及也。自所受者言以，管輅曰：要九平天下之政無一事不須絜矩也。故曰要道。雲峰說非也。故

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陳定宇曰：下文節節提撥，能絜矩與不能絜矩者之

得與失皆自此一節而推廣之。

註翼

此章宜從程林隱分五節，以上第一節蔡虛齋曰：此章宜從程林隱分五節，以上第一節蔡虛齋

此非實就天下者分上事說也，只說得取平之意。在○此條分明只是說出絜矩模樣，非正言其事也。若正言其事，則章句彼同有是心而與起三句俱無所用之矣。前云上下四旁均齊方正，後云長短廣狹

彼此如一知君子絜矩一條本無上下四旁之位則知所惡於上一條亦無長短廣狹之物矣故曰要會其意而無泥其辭今按孫詒仲謂正是絜矩實事非模樣也謬又按凡一人之身所接者有上下前後左右能以己之心度其心而處之使各所求乎我者無不遂其願則上下四方物我之間截然正方亦有絜矩之意義故借以明乎天下之要道而結之曰此之謂絜矩之道金仁山謂所惡而母以者絜也上下前後左右者矩也中村氏曰總之不過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兩言不欲勿施即所以推去所欲非兩事問前後左右何指朱子曰譬如交代官相似前官之待我者既不善吾母以前官所以待我者待後官也左右如東隣西隣楊復所曰惡是憎惡心裏不欲也上是位尊于我者下是位之卑于我者先是以加于人也從從其人而施之交是相交接也道字與上節同勿作義字看胡期僊曰母禁止不為使自上施于下者事自下施于上者又按此字以正意言指南曰絜矩本兼好惡舉所惡之同則所好之同可見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樂音洛只音紙好惡並去聲下並同○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為己心則

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言能絜矩以下釋傳引詩之意不拘

詩之本義下節微此言君子有天下之責者即是民之父母故能絜矩而以民心為己心民之所好我亦好之而與聚民之所惡我亦惡之勿施則已愛民如子而民亦愛之如父母而真個是民之父母也蓋以見為人上者必不可不絜矩也蔡虛齋曰以傳文味之則似不以民之父母為效此之謂二字可見也
章句味之亦然則是一字可見也蓋主愛民如子四字而以民愛之如父母數字足其意耳
註翼得葉知道曰此言能絜矩之美也林次崖曰語其

此好惡字所該自廣或專自用人言以為下文惟仁者能好惡人及好人所惡惡人所好正與此相應者誤矣中村氏曰好惡意脉雖承孝弟慈來而語氣說得廣包下文德財用人等在內今按此之謂民之父母語意與孟子所謂惡在其為民父母也正相反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僂矣

節讀為截辟讀為僻僂與戮同○詩小雅節南山之

篇節同作截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大師尹氏也朱子曰大師三

吉甫之後具俱也辟偏也平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

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

弑國亡為天下之大戮矣林次崖曰好惡徇於一己之偏者但知有己不知有

人氏之所好不好民之所惡不惡也今按徇順也

註翼葉知道曰此言不能絜矩之禍也林次崖曰語其失以為戒也金仁山曰傳引此以明為人上

者民所共仰則其好惡當與民同之今按傳引此詩其意專在第四句故章句於上三句獨解其辭於第

四句則併解其意可見許白雲說誤中村氏曰註不言興蓋洪澳桃天可以例也輔氏曰以南山積石之

高峻與師尹位望之尊崇以見既重則責亦深固不可可以冒處而竊據也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貌胡斐

才曰維石附麗其上巖巖而峻起吳蘇右曰民具爾瞻言望重則責重李氏雲曰按慎便自不睹不聞莫

見莫顯之間以及行政之際都要慎若好惡便單就形於意念事為者說故不可謂慎好惡即慎說好惡

不慎故有辟辟便亡有偏之可謂慎好惡好惡說好惡

之原在於慎德此句本不錯虛齋反疑或問謬矣○有國者三字自是推開尹氏為治平之君子而言如

後面長國家此謂國都說國豈可謂說國便不切乎天下耶蔡虛齋曰此僂字正當作辱字看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喪去聲儀詩作宜峻詩作駿易去聲○詩文王篇師

衆也指天下人民言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為天下君而對乎

上帝也朱子曰上帝天之主宰也蔡虛齋曰其曰監

視也監字朱子於詩傳以監省解之而此以視

也不易言難保也去留無常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

結上文兩節之意未喪師而克配上帝及得衆得國

配上帝及失衆失國結南山有臺之意既喪師而弗克

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

自不能已矣蔡虛齋曰有天下者能存此心云云此

也李岱雲曰能存此心而不失謂能存峻命不易之

心即上文所謂慎也吳稽山曰知其不易則雖欲不

絜矩亦不可得矣室氏曰此不曰同好惡而曰同欲

者蓋言欲則包好惡與下文貨財之類在其中也

註異以上第二節許白雲曰引文王詩言殷家未失

帝矣當監視之而知天之命不難保也今按大命

謂有天下之命以氣言林次崖曰道得衆二句只是

解詩意上兩節意就見得不是指他說蓋此之謂民

父母這便是得衆得國辭則為天下戮這便是失衆

也失國也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

有財有財此有用

先謹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朱子曰上言有國

其所謹而當先德即所謂明德之矩有人謂得衆者尤在於德也德即所謂明德之矩有人謂得衆

說鄧雉千從之誤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

用矣李岱雲曰朱子下不患無三字隱隱見能

註翼好惡之原必本於德有德則自得衆得國而有

人土此是從上意說來有人土則不患無財用此又

是撼到不德本財末上去吳孫古曰先字對上好惡

而慎德意中村氏曰財用而言且上節不可不慎內已

之亦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修其身而已矣李岱

雲曰按或問上言有國者不可不慎此言其所謹而

當先者尤在於德分明看德在矩之先況註又訓

德即所謂明德正恐人誤把此德字便貼矩謹好

惡說也明德是自己身上事矩是平天下條件如

何況得蒙引謂公好惡就是德有德即是矩自看

補本文翼註曰有德此有人要入公好惡在內有德

則能繫矩以公好惡而得人心也○有人有土俱兼

歸之保之與得衆得國同如云人新附必繫其土而

來歸人永戴亦保其土於不失饒雙峰曰此猶斯也

吳孫右曰四此字俱有即此便有不待外求意亦有

惟此方有不容強致意金山曰此則唯明謹德自

然之效而謹德者固非為是而為之也盧未人曰人

土財用一而並至非有漸次但土是人居的地方

故有財則有土財是上所出的賦稅故有土則有財

用是財所供給故有財則有用財用只一事自賦稅

所入曰財自府庫所出曰用揚復所曰用指國家用

度言今按說文財人所寶也徐氏曰可以入用者也

陳定宇謂用謂器用者非也朱子曰為國繫矩之大

者又在於財用所以後而只管說財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上文而言據上文所言則有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故章句云

註翼 蔡虛齋曰此一節起下本末字承上意故曰本財既為德末矣即以財為德末而艾子遂推明之謂不可說德為財本財為德末而艾子遂推明之謂德為乎天下之本財為乎天下之末正與朱子財用為絜矩之大者意相反矣引解集說依虛齋說不是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德為外知置之度外不以財為內常在心裏必以財為內欲專于己則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性分內反外之財是身外物反內之朱子曰民本不是要爭奪惟上之人以德為外而暴征橫斂民便效尤相攘相奪是上教得他如此盧未人曰上以爭鬪導民而教之劫奪也今按依朱子則不必無財置意爭競也鬪交爭也劫剽掠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也奪強取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室氏曰此解爭民施奪之故今按專獨也

註翼 汪武曹曰爭民施奪便是以利害言吳氏以為只在是非上說者非翼註曰此爭奪還是民自相爭奪未說到爭奪其君蔡虛齋曰爭民便是施奪今按章句民亦起而爭奪矣可證為一事翼註說不則是登維子曰下悖出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說出上句承外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本說節之意蔡虛齋曰蓋外本內末財始聚爭民施奪民始散又略有前後

註翼 是故字承慎德外本兩節張彥陵以為承上爭奪來撮言引解集說從之誤許白雲曰財聚民散言不能絜矩取於民有制之利散財不是要上之人把財與人只是取其當得者而不過蓋土地所生年年只有許多數目上取之多則在下少李岱雲曰聚固是聚積

在上散只是散在民間民聚也只是更不他往民散也只是離心離德背而之他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悖布內反○悖逆也吳蘇右曰非此以言之出入明

貨之出入也蔡虛齋曰言悖出悖入一句本以起下句盧未人曰猶詩與體自先謹

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

得失也吳氏曰慎德而有入有土與財散民聚能絜矩者之得也內未而爭民施奪與財聚民散

悖入悖出不能絜矩者之失也今按得行有所得也失得之反

註翼此節言外有反是則有土而有財意故是故二字仍承慎德外本兩節但比上節進一步李岱

雲曰按上節言財聚民散只說到不能聚有德便不能有人此說到貨悖而出則非財而亦不能聚矣不能聚矩之失到此纔說得盡陳北山曰以惡聲如人必以惡聲如己以非道取人之財人亦以非道奪之今

按悖出悖入雖凡人言語亦然以為人君之言者尤切章旨虛齋謂或問引鄭註云君有逆命則臣有逆辭上貪利則下人侵叛今當依此貼之此說可用金玉曰貨貨悖出小之則臣民奪君大之則府庫為人有皆可用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胡荻才曰章句內有曰結

上文曰承上文此又曰因上文結上者須會上文入講若承上惟在過接處帶來耳因上并不是過接帶來之謂謂其言有因非突然發端也須分別今按上文引文王詩言天命不易係其意在欲使人君以此為戒而能絜矩也此亦引康誥言天命無常其意亦如之故曰申言之申重也吳蘇右曰所謂申言者不
是以此之詞申彼之旨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
中村氏曰其得失之所繫上言衆心而此直指己德其意益深切矣今按彼此相屬曰丁寧

註翼

則翼註曰善字當兼德與政說○不常意全在二指天命而人心在其中與前得衆得國分看者不同○有謂康誥節主天命說峻命節主民心說不知峻命節說得國原包天命在內康誥節說天命原包得民心在內不可分看蔡九峯曰命不于常以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也今按此亦釋書本文而能繫矩是之謂善足以得天命不能繫矩是之謂不善不足以得天命之意就見矣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楚書楚語

陳北山曰楚史官所記之策書也室氏曰今楚語王孫圉對趙簡子之言與傳所引

意相似而語不類他無所見傳殆隱括為此言也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

金玉白珩之類善人觀射父左史倚相之類

註翼

胡期僂曰寶貴重之物

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

蔡虛齋曰母之兄弟曰舅蓋文公乃狐姬所生

也亡人文公時為公子出亡在外也仁愛也曰仁親

指居喪哀痛慘且盡愛親之道事見顯露也檀弓文

今按翼註說仁字過重不可從事此兩節又明不外

時避驪姬之讒亡在翟而獻公薨此兩節又明不外

本而內末之意又字對再言得失說一輕財重賢

之意內末之意

註翼以上第三節鄧雉子曰原是舅犯教公子對秦

寶謂無以得國為寶親即指父喪言仁愛其親不外

盡禮盡哀意許白雲曰秦穆公使人弔之意欲使之

爭國而舅犯之言如此大學引之其意若曰豈惟不

寶金玉至於國家之利亦非所寶中村氏曰康誥節

既結上文而又引此二書猶引詩以咏歎餘意李岱雲曰按東陽雙峰之說皆謂此兩節結理財而起用

久其實集註原無此意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今古賀反書作介斷丁亂反媚音冒○秦誓周書斷

斷誠一之貌翼註曰誠一字不可說在心內只就貌言猶云一味朴實頭也無炫飾故曰誠

無技業故曰一究其所謂無炫飾無技業者只是無技而已故曰形容其無他技 彥美士也

蔡虛齋曰美是懿美指純德君子言 聖通明也 金仁山曰此猶六德知之明曉也今按通達尚庶幾平聲也心所希也

山曰忌違拂戾也 陳北山曰言逆沮之意 殆危也 不

才曰媚違拂戾也 今按拂與拂同戾乖也 殆危也 不

安也以國勢言

註翼 指南曰引秦誓舉可好可惡二等人為下好惡

君好之惡之也摘訓曰若有一个臣是假設之言蔡

虛齋曰亦不必說是挺然獨立而無朋黨之謂只用

平平底說胡期傑曰指相臣李氏曰一个臣緊接斷

斷兮無他技說下俗解又謂一个臣包含下兩種人

說亦殊多事今按正武曹說非是个竹技也一个猶

言一人蔡虛齋曰斷斷兮無他技作一句讀不可謂

有德無才翼註曰斷斷兮即形容其無他技也與論

語煥乎其有文章相似煥乎即形容其有文章也就

外貌說故下以其心二字轉語吳蓀石曰只是知識

易直好善之意容有所受也技才也盧玉溪曰休休
二字其義深長有淡然無欲之意又有粹然至善之
意翼註曰如有容不似如物之有容只是心有容也
曰如者形容之辭休處難以名狀故不徒曰有容
而曰如耳○有容即容賢但賢字未可說出又按汪
武曹謂恐與下文實能容之句有礙從蒙引淺說誤
吳因之曰苞己有之要說向心上去不要說在外面
去與不啻口出作一類看許白雲曰有技以才言
聖以德言揚氏曰不啻猶豈止也吳孫右曰極言好
之深見口之掄揚有限而心之羨慕無窮也吳伯樵
曰定當音植實也翼註曰以能者以此故能也陸稼
書曰或云保子孫保黎民均重對說而以此尚亦有
總承上此為正指南曰蔡虛齋以子孫為句黎民帶
下讀謂春秋之若視黎民多輕子孫故立言如此似
看太深中村氏曰黎黎也子孫黎民側重民邊古得
傳者引用之意吳孫右曰用能保我之子孫使常守
爵土保我之黎民使常享太平夫保我子孫則宗社
安保我黎民則邦本固尚亦有利于人國哉又按保
安也利害之反疾與嫉同害賢曰嫉陶謹之曰媚嫉
者疾其所長惡則併與其入惡之蔡九峯曰違背違

之也達窮達之達又按曰發語辭斷者是公之極
媚疾者是私之極孫詒仲曰雖休休亦是能絜矩媚
疾亦是不能絜矩而引書本意則在仁人能愛休休
進媚疾之人為絜矩不能愛休休進媚嫉之人而命
過拂性為不能絜矩如小人務財用亦是不絜矩而
傳者之意則是以人君用此等小人為不絜矩也
唯仁人放流之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
能愛人能惡人

進讀為屏古字通用○進猶逐也逐斥言有此媚嫉
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絕之妨賢指
人之有技四句病國危殆國家也指不能保子孫黎
民二句深惡而痛絕之指放流三句九事盡力為之
者皆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蔡虛
至公無私之公私以心言王觀濤曰仁人不蔽於私
故明足以別賢奸不撓於私故斷足以神舉錯今按

好惡以事言能好當好之人能惡當惡之人謂之好惡之正此解所以唯仁人放流之之故也

註翼

盧玉溪曰此承上節下一截而言陸稼書曰此三節是君天下者之事○此章仁人仁者當無

安勉說胡斐才曰對下兩節說胡期僊曰唯是獨吳蘇石曰放者置之于此使不得他去也流者遣之使去如水之流而不返也翼註曰放流之是不使在朝廷也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二句一意是又不使在內地也盧未人曰放流是下文能退逆四夷是下文能遠今按之字指媚嫉之人四夷四方之蠻夷也此謂此字指上文三句非引據古語也陳定宇謂引家語謬矣盧未人曰仁人所惡如此則所愛可知愛人指好賢利國之人對妨賢病國之人看不是有才德之人下節賢不賢亦然鄧雉千曰是為好惡之極公而能絮矩者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速過也

遠去聲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

中村氏曰命慢聲相近命怠字相似故未詳孰是揚復所曰作慢對急字看今按作怠對勤字看

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

未仁者也或能見賢或能舉賢或能見不善或能退

先或不能退或不善故曰知所愛惡矣或不能舉賢或不能退飛曰知其愛惡畢竟知之未真以其未用格致工夫也

也未盡愛惡之道亦是誠意時少了根脚李岱雲曰按四箇不能人只作寡斷說便不得其所以不能之故註云君子而未仁夫未仁便是私去不盡私去不盡故恐用君子以妨己欲退小人以難遂己私如何

能決用決去本文用舉而退而折是少遲回顧慮在中村氏曰此註及下註不仁字並承仁人說室氏曰未仁未至於仁者也今按知所愛惡矣故君子也未能盡愛惡之道故未仁也

註翼

吳蘇石曰兩見字謂明知其當用當稟也○賢即容賢之臣不善即妨賢之臣胡期僊曰舉任

而用之退是削其職朱子曰先是早底意思不能速
用之意饒雙峰曰命是不將來做事蔡虛齋曰過謂
失了此等入正當放流而逆遠之却乃將就處之是
錯了如云失刑也今按翼註以為太過之意陸稼書
收之非撮言引解從之誤命寧世謂若解作過惡夾
入下節去矣誤矣下節是惡不是過鄧雉子曰是為
好惡介於公私之間
而不能繫矩者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蓄必逮夫身

蓄古灾字夫音扶○拂逆也逆不好善而惡惡下如

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盧玉溪曰人性

本有善而無惡故人皆好善而惡惡仁人之能好惡
不過順人之性耳陳定宇曰好惡情也性即情之未
發者也好惡之得其正者是本性來好惡之反於
正則逆人之本性矣今按不仁之甚謂私欲蔽固之
極間齋以人字為對己之稱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
故謂氣質之性可謂誤矣

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

之意室氏曰朱子所舉四者雖有淺深要皆為好惡

之道者為言然其意以為見賢必當舉舉之必當先

見不善必當退退之必當遠則是亦言其極者也今

按四者指齒斷媚疾放流好人所惡惡人所好蔡虛

齋曰好惡公私之公私以事言呂晚村曰全傳專言

好惡公私之極忽及貨財忽及舉錯皆是講好惡就

治平中枚舉一二大端指示此理耳其寔禮樂刑政

動止云為無非好惡非謂好惡之道止於此也又按

南山有臺公之極節南山私之極故下又字存疑謂

二南山詩一言好惡之公一言好惡之私未至其極

謬彼略而此詳故曰以明陶謹之曰前好惡所該甚

廣秦誓至此就用人上申言好惡公私之意

之極故註云明上文有臺節南山之意

註翼 僂曰好是舉用意惡是放遠意是指上二句蓄

患害逮及也張彥陵曰身字正點醒世主語夫世主

好惡頗僻專為自家圖快活乃及身之禍即在目前

言及於此有天下者即不為子孫黎民計獨不為身計乎信乎不可不察矩以公好惡矣張泰嶽曰蓋好惡乃人君最要緊處若好惡不公舉錯失當不止民心不服亦且那愛民的都去了害民的都在位天下實受無窮之禍毒既流於天下怨必歸於一人乃自然之理也鄧雉子曰是為好惡之極私而不能絜矩者也今按夫有所指之辭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君子以位言之孫詒仲曰此有大道兼得失言故知專以位言章句極有斟酌蒙引說未

明道謂居其位而脩己治人之術陳定宇曰脩己明

民之事今按脩己治人平說翼註謂發己自盡為忠

循物無違謂信二句明道語朱子曰發己自盡但謂凡出於己者必自竭盡而不使其有

苟簡不盡之意耳非奮發之謂也循物無違謂言語之發循其物之真實而無所肯戾如大則言大小則

言小言循於物而無所違耳○發己是從這已上發生出來如十分話對人只說七分便是從這已上發曰人之盡心獨不待人使而自我盡者為至實故曰自盡今按己身也以心言循依也物格物之物謂事物之理也違背也就驕者矜高泰者侈肆吳蘇右曰言語言謂兼行非也今按驕以心言泰以行言此因上所引文王康也今按驕以心言泰以行言此因上所引文王康

誥之意而言室氏曰此與上文引文王康誥之言莫非嚴與亡之所係以為有國之戒焉則是前後一意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首所以得而相因者也言次就行事言未就心上言以行事言者切於人心而以心言者又切於行事也加語相增加也切深切也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平聲決矣文王康誥二節

由天理之存亡之意以為有天下者之戒至此又言天理之存亡則必由於心也故曰天理存亡之幾決矣幾存亡分界處決判也言天理存亡分界處至此判然矣與史記蘓秦傳云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

機決矣
同句法

註翼

以上第四節呂晚村曰以上只是說絜矩故於
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正結
清上文見此節之不粘連楚書數節也又於此節註
云因上文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則此節當直承
文王康誥兩言得失而不當承上數節又明矣或云
此節是上承用人下接理財過脈不宜斷絕此正是
謬論今按是故承上而康誥節猶言天命不易保故
居平天下之位者必有居其位大道理陶謹之謂總
承理財用人來非呂晚村曰君子只是有平天下之
位者大道即所以居是位之術其事理甚大故曰大
道李岱雲曰大道既無修己治人言則絜矩亦是治
入之術未嘗不在大道之中但不可即以絜矩盡大
道耳又按汪武曹周聘侯謂大道即絜矩之道孫潛
村胡斐才陶謹之從之非是翼註曰有字亦不是能
有了只是說有此位即有此道又按忠信驕泰此處
忠為誠看稍差李岱雲曰之字指大道以字甚著力

又按此節諸家諺解
甚多不一論辨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
則財恒足矣

恒胡登反○呂氏曰

名大臨字與
叔程子門人

國無遊民則生者

眾矣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為之疾
矣量入為出則用之舒矣

驅之歸于田畝則許多人耕田即有許多賦稅是生
之眾食謂官府祿食也朝有冒濫僥倖官貢都要裁
革則去了許多冗員節省了許多供給是食之寡為
謂民之耕作了疾速也遇耕作了許多不要役使妨工使民
趨著農忙時早完了耕作了許多錢穀所入多少以為所
費用舒緩也每歲計量天下錢穀所入多少以為所
出之數要留此慢用不可一下便用盡了是用之舒
蔡虛齋曰國無遊民朝無倖位都從別人說故呂氏

云生者衆食者寡不違農時量入為出則從自己出故只云為之疾用之舒本文雖一般用之者字而先儒求理之密乃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有如此之別

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

上文只言有土此有財而不及足財之道故此節云云陳定宇曰務本謂生者衆為者疾所以開財之源也節用謂食者寡用者舒所以節財

之流中村氏曰務本外本兩本字不同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

或曰終篇謂終大學一節猶班固答賈戲云孔終篇於西狩陸稼書曰生財五節總是不外本而內末之意故曰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而就中細分之又自有二意一是不當

專利之意一是不必專利之意二者內又各無是非利害兩意義之所安即為利此以是非論之而見其

不必專也義則財恒足而發身而不悖出此以利害論之而見其不必專也義之所不安即為不利此以

是非論之而見其不當專也利則蓄害並至此以利害論之而見其不當專也生財三節是不必專之意

孟獻子二節是不當專之意生財三節皆就利害上見其不必專不就是非上論而是非意則當見於言外孟獻子節是就利害上見其不當專

長國家節是就利害上見其不當專

註翼 林次崖曰此是即前言財用之意而申言以補其未盡之意蓋前只說不可聚財然財用是國家最急事不可一日緩只教人不聚財都無個生財之術如何可得故又說生財有大道一條○生財有

大道合不必外本內末以聚財意陸稼書曰按此節與忠信不相接而與先慎乎德數節相接蓋因財用為有天下者所不可缺故既論用人之後復取而申

窮也吳孫右曰生字包下生食為用四意大道對聚斂小術言黃氏曰此大道字是君子有大道之道中

財一事張泰嶽曰生是發生蔡虛齋曰四之字皆以撮言謂上三者字指人誤又按撮言引解集說眾字

兼農工商賈看礙務本不可從虛未人曰恒常也以

此四件生財則五年有一年之積九年有三年之積

遞至三十年百年常常這等蓄積常常這等充足是

大學

四十四

四書章句

卷二

大學

謂恒足陸稼書曰財足雖主國家用說要本民足來吳孫右曰兼豐凶常變言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發猶起也發興旺也兼尊榮生殖二意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

亡身以殖丞職反興生貨財朱子曰仁者不是特地散

有人因歸之而身自尊是言散財之效如此不仁者只務聚財不管身危亡也呂晚村曰言其無私不貪

而適以得民發身是傳者推論非仁者為要得民而散財以要結之也盧未人曰不仁者發財亦非本意

舍身但商紂以自焚而起鉅橋鹿臺之富德宗以出走而豐瓊林大盈之積恰如擲命求財的一般李岱

雲曰是旁觀者因其必至而指其效如此仁者不仁者在局中固不自知也

註翼 蔡虛齋曰不可以上節為生財下句疑節為散財蓋生財有大道便不是外本內末以聚財者矣不外本內末以聚財便是散財而可以得民矣故曰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此仁者不仁者都從

心上言今按此說可用陸稼書說不必從翼註曰不仁者輕者

未有好上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

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陳北溪曰惟上之人不安取民財而所好

在仁則下皆好義以忠其上矣下既好義則為事無有不遂者矣天下之人皆能成遂其上之事則府

庫之財亦無悖出之患而為我有矣非若不好仁之人財悖而入亦悖而出也

註翼 陸稼書曰生財有大道至此節總是一意財恒足矣即是財發身即是好義不悖出但仁者

節則推一能行之人重仁者二字未有節則決言其效重三未有字○張彥陵云此條是足仁者以財發

身意言仁者雖散財以得民然卒亦未嘗無財按此說出存疑然未嘗無財意在發身內已有此節不過

決言其效耳存疑恐非吳孫右曰各未有字要見必
 然之意上下以君民言好仁只是惻怛慈愛不聚斂
 以傷民是己好義就民心寬說如感恩思報懷德效
 忠而竭其尊君親上之誠是已下文二者俱從好義
 來事必有終就在公之務畢力以圖其成說如從役
 犯難皆是財無悖出要得或問為君者安富尊榮而
 財可常保意不專泥貢賦說此節大意要歸重末句
 見得仁者散財得民而卒未嘗無財如此為君者何
 必外本內末以聚財哉今按李氏謂只重在提起上
 好仁三字也盧未人謂終事即好義財無悖出即終
 事皆不可從吳孫右曰君之愛民仁也民之忠上義
 也問如何上仁而下便義朱子曰這只是個在上
 便喚做仁在下便喚做義在父便謂之慈在子便謂
 之孝直卿云也如孝慈則忠曰然翼註曰終事不重
 只引起守財耳意若曰力出於民者且不自愛矧財
 出於君者敢生覬覦乎呂晚村曰大意只上好仁而
 財皆其財耳多好義終事一段乃推所以得財節次
 如此又按府財貨之所聚庫貯物舍非其財者兼臣
 民奪君府庫為人言其
 字指君上指南一說非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
 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
 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畜許六反乘斂並去聲○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

蔑也室氏曰魯三家曰仲孫叔孫季孫皆出桓公而仲孫以其為庶長故後或稱為孟孫寔仲孫氏

也蔑其名獻子其謚也今按孟獻子以孟子所載之
 事觀之則其賢可知矣故此及語孟註皆以賢稱之

畜馬乘士初試為大夫者也陳北山曰士之始為大

數曰乘此以馬言試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

用冰者也卿大夫謂三卿也吳孫右曰伐斬也卿大

制仲春以後喪祭用冰秋涼則止百乘之家有采地

者也胡期僂曰百乘是諸侯之卿有采地十里乃出也
 也因官食地故曰米地室氏曰此因上解君子寧亡
 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
 之臣此說文寧願詞也徐氏曰人言寧可如此是願如
 期僂曰盜臣盜君之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李岱
 財聚斂培克氏則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李岱
 身上謂國三字推開引到平天下

註翼

不畜聚斂之臣或以此無用人言非也須看此謂國
 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之句下文雖有必自小人
 說亦只是言小人壞之於前雖君子亦不能善其後
 以明以利害為利害之害耳故章句曰此一節深明以利
 為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胡期僂曰察是料理翼註
 曰寧有盜臣甚言聚斂之臣不耳非取盜臣也

獻子言有家而傳者說到國上見家國一理也今按
 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猶言獻子所言其
 意謂國家不當以便利為善為之當以義理為善為
 之也上利字是便利之利下二利字善也宜也傳者
 釋獻子之言之語也玉溪謂古語非吳孫右曰如察
 之畜之之類皆利也不察不畜之類皆義也盧未人
 曰自其愛民而不聚財謂仁自其循理而不爭利謂
 義又按義字雖推其原則固由德上來然此節所指
 專在絜矩李岱雲謂若單以義字應絜矩則及漏德
 字而於大道忠信等皆不貫矣陸稼書曰此以義
 理論不以利為利者未說到義未嘗不利只見得義不可
 也以義為利者亦未說到義未嘗不利只見得義之所
 安即是利也下節
 方極言專利之害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
 為國家蓄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
 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長上聲彼為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此句鄭氏而

諸家之說皆不通陸宣公奏議姑削之而不用者較

為有見矣且上下文勢不接續故曰上下疑有闕文

誤字言此句之上疑或有闕文或有誤字此句之

亦或有闕文或有誤字而未可識也金山諸家強

為之說者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陳北溪曰小

皆不可用若長國家而專務財用者皆自小人導之而為之吳

右曰小人希寵于進以富國之說導之也陸稼書曰

小人所以必言利者玉溪盧氏以其喻利言蒙引以

欲中其君言當無用今按小人即聚斂之臣若或問

所載秦弘羊孔僅宇文融此一節深明以利為利之

揚慎孫陳京裴延齡是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為利之

害而重直容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盧玉溪曰

存天理之意愈深切矣李氏曰不必論到患害是如

何只道理合下是如此自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此

是上節意思然不賂利之為害不能打斷人君專利

心腸故直說到蓄害並至無如之何而不以利為利

文釋而利瞭然矣故曰丁寧之意切今按此謂承上

文也或謂上是釋

言此是結言誤

註翼以上第五節蔡虛齋曰此承上文言以利為利

仁山曰國天下之國家天下之家也盧未人曰長國

家務財用以君言胡期遷曰務是專心○為國家為

字有摻權專政意吳因之曰小人之使為國家內全

要補出聚斂意盧玉溪曰事聚斂則失人心而干天

怒故蓄害並至蓄由天降害自人作許白雲曰天災

如日食星變水旱蝗疫皆是人害如民心怨叛寇賊

姦究兵戈變亂皆是朱子曰雖有善者善如而今說

矩為由於聚斂之人則是好惡與財用亦分為兩項

矣至盧氏謂既致嚴於君子小人之辨復致嚴於義

而胡雲峰盧玉溪更以此為用理財合說已牽紐矣

曰饒雙峰熊勿軒以此為用人理財合說已牽紐矣

利理欲之辨則尤本末倒置而不知君子小人之辨只理欲之中之一端其失傳者之意愈甚矣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皆林次崖曰通章所言

意以其說已具於治國章故也蓋治國平天下相
關呂晚村曰家國近近止言教就躬行化下言也
天下遠遠重言道就政事制度言也家國非無政
事而所重却在躬行化下到平天下時感應不天
已都在治國中做了但恐文政制事處無以偏概
五方異性有宜此不宜彼者此道之所當講也然
道之原頭仍在國家感應處今按此章雖曰釋二
目所主專在下目而上目則不過帶說蓋家國一
理故九章已并說家國故此章單說下目所謂絜
矩雖家國所通行此就天下說耳前所載精里先
生說中以此章為舉之二目功夫故辨之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

廣絜矩之意也言此章所說之義其所專力者

利而皆自前面所說絜矩二字內而推廣之與
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無理財用人言本一事

也故下而字蒙引以為二事者非也理財與民
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用人亦與民同好惡而不

專其利皆所謂絜矩也故能如是則親賢大成
曰皆推廣絜矩之意也

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能如是謂
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之意也不止理財用人言有天下者能如是則
其所施設皆絜矩之政而其所以新民者止於
至善故天下之民賢其賢親其親樂其樂利其
利各得分願而無一夫之不獲也親賢樂利摘
上字而用之鳩巢謂下字誤各
得其所即天下平也非兩層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旨趣後六章細論條目

工夫室氏曰旨趣謂旨意所向工夫或作功夫取義
也統論是大綱說之細論是子細說之綱
領亦有工夫條目亦有旨趣互言之也

其第五章

乃明善之要

陳定宇曰格物致知為明善之要法今按明善則物格知至也以功效言格物

則所以物格知至也以

第六章乃誠身之本

陳定宇曰誠正

功夫言故曰要虛齋誤

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讀者不可

脩皆所以誠身而誠意為之本始

以其近而忽之也

而室氏曰學者之患在於用意高遠而格物誠意之義最為平實切近

此或視為卑近之語而忽之故朱子於章句之末舉

久之意切矣今按尤甚也當務之急猶言所當專力

之切務急切也近字史氏指全書非忽兼忽易忽略

意

四書訓蒙輯疏卷之二終

